

六



寫題目低三格以後皆同

目及也 日失其序 隄鄰 王不能軍 天之不假易 死改 徒

人費 東河變五 尤涼 五侯九伯 臣之罪甚多矣 以相及也 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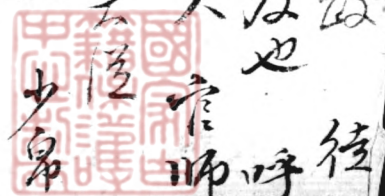
無劫 冥諸褚中 官不易方 瘡疾 越在他處 道人 官師 引之

難門之款 寢廟 五更三十卅 八風 亨神人 使氣去 雜 少帛

行期 陟格 不能相祀 聖人之後 子母勸 孤年贈之 雜

以約為利 拜孫氏之車子 鉅高

五卅六條



天正 記從 以徒 以無 引之

官題日低三格以後皆同

從自及也

隱六年左傳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杜注曰從隨也引之

謹案隨自及也殊為不詞從疑當作徒言長惡不悛無

害於人徒自害而已隸書從字作從形與徒相似故徒

譌作從齊風載驅箋徒為淫亂之行釋文徒一本作徒史記

仲尼弟子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字

小字在史記上
莊子至樂篇會於道從
釋文從本或作徒
呂氏春秋禁塞篇承從
多羣從一本作徒



惡之易也

隱六年左傳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
 邇其猶可撲滅杜解惡之易曰言惡易長家大人曰杜
 讀易為難易之易而以長字增成其義始失之迂矣案
 易者延也謂惡之蔓延也大雅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
 曰施猶易也延也爾雅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盤庚曰
 無俾易種子茲新邑謂延種子新邑也秦策曰沒利於
 前而易患於後謂延患於後也魯語曰譬之如疾余恐
 易焉韋注疾疫厲也謂禍之相延亦如疫厲之相延也上文曰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惡之延易禍

及於身而不可救，正如火之燎原而不可撲滅，故引商書以明之。惡之延易，亦如草之滋蔓而不可除，故又引周任之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亦是除惡務盡，毋使滋蔓之意也。東觀漢記載杜林疏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正取延易之義。

發幣于公卿

隱七年左傳：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正義曰：發陳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引之謹案：發幣猶致幣也。呂氏春秋報更篇：因發酒於宣孟，高誘注曰：發猶致也。周語：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魯語：賓發幣於大夫，義並同。

宋公不王 諸侯有王

隱九年左傳宋公不王杜注曰不其王職莊二十三年傳曹劌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杜以諸侯有王爲從王事家大人曰諸侯見於天子曰王王之言往也往見於天子也宋公不王猶言宋公不朝周語曰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諸侯有王王有巡守猶言諸侯有朝王有巡守上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謂諸侯相朝也此言諸侯有王謂諸侯朝於天子也故魯語載曹劌之言曰先王制諸侯使

五年四王一相朝也四王謂四朝於王也賈逵以為四聘於王失之商頌殷武

篇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鄭箋曰世見曰王周官大

行人凡諸侯之王事鄭注曰王事以王之事來也引詩

莫敢不來王小行人凡諸侯入王鄭眾注曰入王朝於

王也引左傳宋公不王及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周語曰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辱在寡人

隱十一年左傳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引之謹案爾雅曰

在存也存問之也聘禮記曰子以君命在寡君鄭注曰

在存也襄二十六年傳曰吾子獨不在寡人杜注曰在

存問之也又成四年傳曰君若辱在寡君襄三十一年

傳曰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吳語曰必率諸侯

以顧在余一人竝同此義

有王謂朝也

不能共億

隱十一年左傳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
許自爲功乎杜注曰共給億安也家大人曰杜訓共爲
給億爲安給與安各爲一意則文不相屬今案共字當
讀去聲共億猶今人言相安也一二父兄不能共安猶
下文言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也言寡人尙不能安同姓
之臣而況敢以許爲己有乎

日失其序

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家大人曰：序與敘同。爾雅曰：敘，緒也。周頌閔予小子篇：繼序思不忘。毛傳曰：序，緒也。魯頌閔宮傳曰：緒，業也。

隰邨

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絳樊隰邨杜注隰邨曰在懷縣西南釋文邨尚征反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懷有

隰城注曰左傳曰王取鄭隰城取當杜預曰在縣西南為與

僖二十五年傳曰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引之謹案

古城字多作成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曲城圍侯蟲達

漢表城作成漢書地理志勃海郡阜城司隸校尉魯峻

碑城作成又高成績漢書郡國志成作城是也蓋古本

作隰成後人因與上文溫原絳樊連讀而誤以隰成爲

二邑名遂於成旁加卩不知成爲城之僭字隰成猶言

京城亳城成非邑名也。譌誤之中，可以想見古體。若使原文徑作城字，則義已顯著，不得誤為邨矣。

滅德立違

桓二年左傳：今滅德立違。杜注曰：謂立華督違命之臣。

家大人曰：違，邪也。與回邪之回聲近而義同。小雅鼓鍾

回毛傳：回，邪也。大雅大明篇：厥德不回。毛傳：回，違也。堯典：靜言庸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靖譖庸回。杜注：回，邪也。昭二十六年左傳：君無違德。論衡變虛篇：作回德。立違，謂立姦回之臣。上文曰：

昭德塞違。正義曰：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邪是也。而又云：使違命止息也。案孔以違為

則以杜言違命而遷就其說耳。下文曰：昭違亂之賂器

於大廟。又曰：君違不忌諫，之以德是違為邪也。故下文

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六年傳曰：上下皆有嘉德而

無違心，謂無邪心也。昭二十年傳曰：動無違事，謂無邪

事也二十六年傳曰君無違德謂無邪德也周語曰動
匱百姓以逞其違晉語曰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注竝
曰違邪也滅德立違與昭德塞違正相反則違非違命
之謂也華督之事豈止於違命而已乎

王亦能軍

五年王亦能軍杜注曰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
能軍引之謹案王已傷矣尚安能殿自古軍敗而殿皆
羣臣爲之不聞王侯身自爲殿也亦當爲不字形相似
而誤此言王之餘師不復能成軍耳宣十二年傳楚師
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正與此同試連上文讀曰蔡
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中肩王不能軍皆甚言王師之敗也若云王亦能軍則
與上文隔闕矣試連下文讀曰王不能軍祝聃請從之
是聃以王不能軍故欲乘其敝也哀十一年傳齊人不

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并有請從之三正與此同若云王亦能軍則又與下文隔闕矣

日虞四邑之至 始吾有虞於子

家大人曰桓十一年左傳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杜注曰

虞度也案方言曰虞望也

廣雅同

言日望四邑之至也昭

六年傳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杜注曰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爲己法案虞亦望也言替也吾有望於子今則無望矣

天不假易

十三年見莫教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杜注曰言天不

借貸慢易之人家大人曰假易猶寬縱也天不假易謂

天道之不相寬縱也僖三十三年傳曰敵不可縱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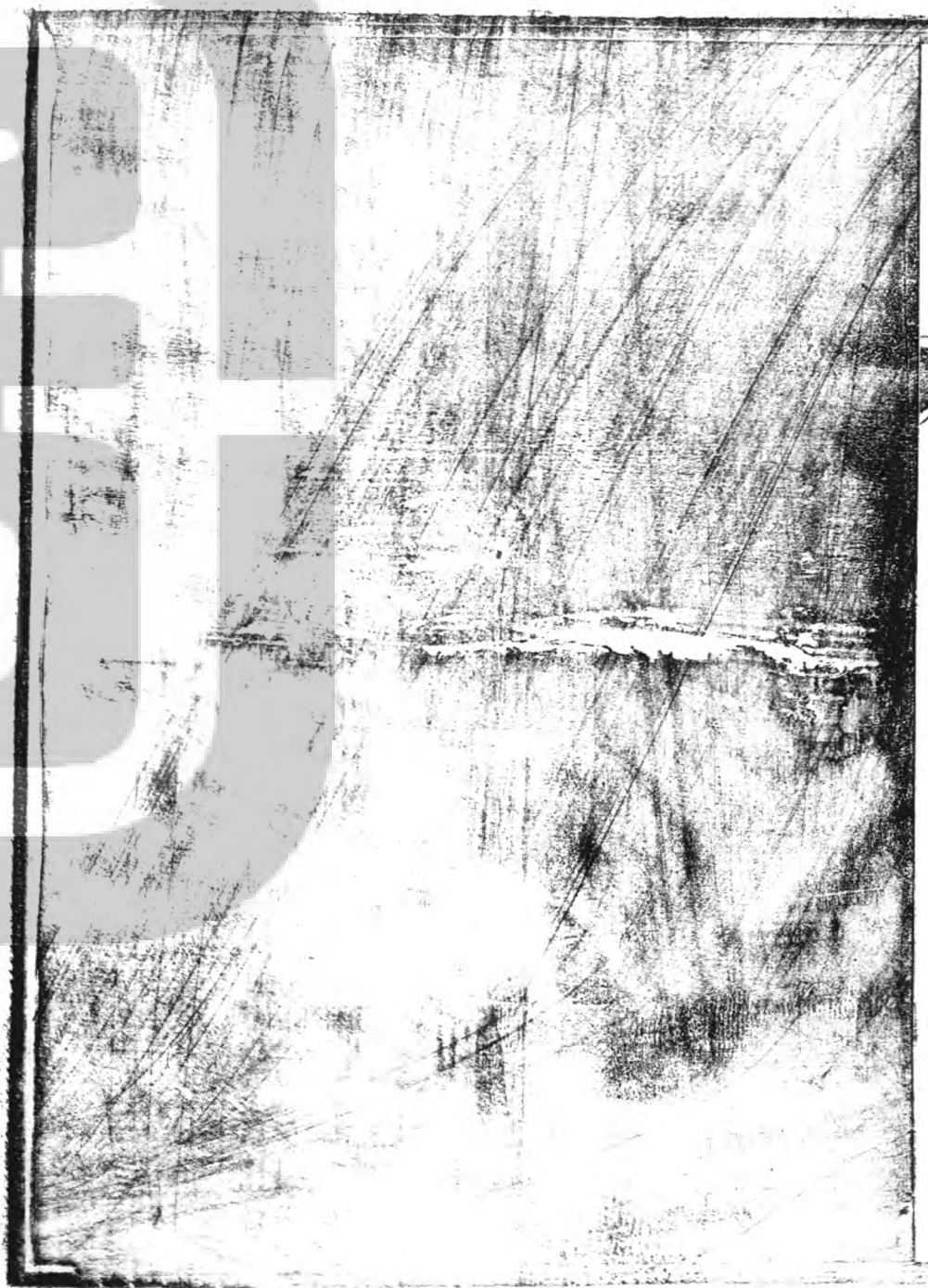
春申君傳敵不可假秦策作敵不可易是假易皆寬縱

之意也賈子道術篇曰包容眾容易廣雅曰假敬也敬與

易古字通

日官居卿以底日

桓十七年左傳日官居卿以底日杜注曰底平也漢書律志引傳文蘇林注曰底致也引之謹案蘇說是也周官馮相氏曰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考工記玉人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是其證白帖一左傳曰日官以底日底致也所引蓋古注



兩政

十八年集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杜注並后曰妾，如后注匹嫡曰庶如嫡，注兩政曰臣擅命，注耦國曰都。如國引之謹案，杜釋兩政與上下文異義，非也。政非政事之政，謂正卿也。爾雅曰正長也，正卿為百官之長，故謂之正。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賂晉六正，杜彼注曰三軍之六卿是也。閔二年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見史記晉世家集解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杜彼注曰故政，輒之臣。史記衛世家作莊公欲盡誅大臣，是正與政通也。兩政者寵臣之權，與正卿相敵。周語管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也。佐以政通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常注拉曰并為正卿。

一、事無也、則六、公、國、無、
子、林、政、實、也、外、也、如、此、
雖、有、無、林、小、真、也、子、國、

也。曰竝、曰匹、曰兩、曰耦、皆相敵之詞。閔二年傳曰：內寵
竝后，即此所云竝后也。曰嬖子配適，即此所云匹嫡也。
曰大都耦國，即此所云耦國也。曰外寵二政，即此所云
兩政也。政，正卿也。外寵之竝於正卿，亦猶內寵之竝后。
嬖子之配適，大都之耦國，故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
之本也。杜於竝后匹嫡耦國，皆依閔二年傳為訓，而於
兩政，獨曰臣擅命，則誤以政為政事故耳。

徒人費

莊八年，誅屨於徒人費，引之謹案，徒當為侍，字之誤也。

侍人，即寺人。秦風車鄰篇：寺人之令。釋文：寺，本或作侍。

侍，昭十年傳：寺人柳。釋文：寺，又作侍。二十五年傳：侍人僚。杜、釋文：侍，本亦作寺。襄二十九年穀梁傳：寺人也。釋

文：寺人，本下文鞭之見血，與齊莊公鞭侍人賈舉相類。

又作侍人。本下文鞭之見血，與齊莊公鞭侍人賈舉相類。

見襄二年。又曰：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明是侍人給事官

中者。漢書古今人表作寺人費，是其明證也。下文石之

紛如孟陽，皆侍人也。不言侍人者，蒙侍人費之文而省

也。若作徒人，則文字相承之理不見。且徧考書傳，豈有
徒人之官乎。杜於石之紛如孟陽，竝注曰：小臣而徒人

費無注且僖二年齊寺人貂注曰寺人內奄官成十七
年寺人孟張注曰寺人奄士而此獨無注蓋所見本已
誤爲徒人故疑而闕之也釋文出徒人費三字顏師古
注漢書寺人費曰即徒人費也元和姓纂列徒人之姓
引左傳徒人費廣韻徒字下不言是姓人字下所皆據
載複姓亦無徒人可知姓纂之謬
誤本左傳也管子大匡篇作徒人費亦後人據左傳改
之

伯父無裏言

莊十四年左傳鄭厲公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
言人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杜解無裏言曰無納我之
言家大人曰無裏言謂不通內言於外非謂無納我之
言也襄二十六年傳衛獻公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
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
在寡人寡人怨矣對曰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
臣之罪也不通外內之言即所謂無裏言也

馬三匹

莊十八年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引之謹案古無以三馬賜人者三當爲三三古四字脫去一畫耳文侯之命曰用賚爾馬四匹小雅采芣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乘馬四馬也觀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下四是也禮自上以下隆殺以兩故侯之賜數不與公同昭六年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是其例也

東關嬖五

二十八年傳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杜注曰姓梁名五在閨闈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

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倖視聽外事引之謹案

外嬖對內嬖而言傳十七年傳內嬖驪姬內嬖也二五

外嬖也外嬖二字統二五言之東關下不當復有嬖字

梁五既稱其姓曰梁東關五不應獨略其姓廣韻東字注

曰漢複姓左傳晉有東關嬖五則東關為姓矣既以東

關為姓則東關下愈不當有嬖字如梁五以梁為姓而

謂之梁嬖五可乎漢書古今人表正作東關五韋昭注

晉語亦曰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是古本無嬖字之明證杜注皆失之

尨涼

家大人曰閔二年傳尨涼冬殺金寒玦離上字與下字義竝相因尨既爲雜則涼亦爲雜也說文尨白黑雜毛牛也涼尨牛也春秋傳曰尨涼又曰涼雜味也尨與尨同義涼與涼同義是尨涼皆雜也

五侯九伯

引之謹案僖四年傳五侯九伯其說有三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曰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漢書諸侯王表作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蓋謂齊國兼有五侯九伯之地此一說也正義曰鄭元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太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此一說也邶風旄邱正義引服虔注曰五侯公侯伯子男一說也邶風旄邱正義引服虔注曰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杜預與服同此又一說也案下文女實

征之、非謂滅其國而有之也。馬班之說、殊非傳意。鄭君之說、則正義以爲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服杜以五侯爲公侯伯子男、九伯爲九州之長。案王制曰、八州八伯、鄭志、張逸問曰、九州而八伯者何。荅曰、畿內之州不置伯。

見王制正義

然則方伯唯八州有之、不得言九伯也。今案侯

伯謂諸侯之七命者、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曰侯伯者、舉中而言、天下之侯不止於五、伯亦不止於九、而曰五侯九伯者、謂分居五服之侯、散列九州之伯。若堯典五刑有服、謂之五服、五流有宅、謂之五宅、禹貢九州之山川、謂之九山九川也。侯言五、伯言九、互文耳。五服卽九州也。又案子長孟堅言齊有五侯九伯之地者、謂侯爵之國五、伯爵之國九、而齊兼有其地也。其說五九則非。其說侯伯則是。蓋當時說左傳者、皆不以侯爲諸侯、伯爲方伯也。

州也。又案子長孟堅言齊有五侯九伯之地者、謂侯爵之國五、伯爵之國九、而齊兼有其地也。其說五九則非。其說侯伯則是。蓋當時說左傳者、皆不以侯爲諸侯、伯爲方伯也。

神必據我

僖五年左傳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杜注曰據猶安也
引之謹案據依也邶風柏舟篇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毛
傳曰據依也周語曰民無據依晉語曰民各有心無所
據依皆其證也虞公謂神必依我故宮之奇對曰鬼神
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臣之罪甚多矣 行者甚眾 懼者甚眾矣

家大人曰僖二十四年傳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

罪甚多矣甚當作其臣之罪其多矣語意已足不必言

甚多也晉語作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怨其多矣是其

證又行者甚眾豈唯刑臣甚亦當作其言君若念舊惡

則行者其眾矣其者將然之詞此時尚未有行亦未得言甚眾也釋文曰一本甚作其是

其證又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眾矣甚亦當作其釋文

曰懼者其眾矣本或作甚眾矣晉語作懼者眾矣則作

其眾者是也

稱舍於墓

僖二十八年左傳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正義曰此
謀字或作誦涉下文而誤耳謂涉下文輿人之誦曰而
誤也家大人曰曰字亦涉下文而衍鄭注射義曰稱猶
言也輿人之謀言舍於墓也稱上不當復有曰字唐石
經已誤衍

三百

僖二十八年左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釋文百音陌引
 之謹案百陌古字通陌者橫越而前也釋名曰鹿兔之
 道曰亢行不由正亢陌山谷草野而過也綃頭或謂之
 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廣韻曰超莫白切超越也
 與陌字聲義正同杜訓百為勦正義謂每跳皆勉力竝
 失之

郭璞江賦曰鼓帆迅越越超漲截截洞戩

大字

戩



以亢其讎

僖二十八年左傳背惠會言以亢其讎杜注曰亢猶當

也讎謂楚也家大人曰杜訓亢為當故以讎為楚其實

非也周官馬質綱惡馬鄭司農曰綱讀為以亢其讎之亢亢御也禁也則自先鄭已誤解此言亢

者扞蔽之意亢其讎謂亢楚之讎也楚之讎謂宋也亢

楚之讎者楚攻宋而晉為之扞蔽也晉語曰未報楚惠

而抗宋是其明證矣韋注抗救也說文抗扞也抗與亢通列子黃帝篇釋文曰抗或作亢

凡扞禦人謂之亢為人扞禦亦謂之亢義相因也昭元

年傳曰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又曰吉不能亢

身焉能亢宗杜注亢蔽也二十二年傳曰無亢不衷以獎亂

人皆是扞蔽之義

鞞鞞鞞鞞

僖二十八年左傳鞞鞞鞞鞞杜注曰在胸曰鞞釋文鞞以刃反說文云引軸也正義曰此注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為解也家大人曰鞞當為靳說文靳當膺也與杜氏在胸之訓正合二字草書相似易以譌溷故靳誤作鞞詩小戎傳游環靳環也釋文靳本又作鞞沈重曰舊本皆作靳靳者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無取於鞞也是亦靳誤為鞞者

以相及也

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杜注曰以惡相及引之謹案及字

之義不明故杜增成其義曰以惡相及然傳文但言相

及不言以惡也今案及當為反字之誤也傳及二字書

詳見前反於身正相反謂相違韋注周語曰反違也上文曰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從與違義正相對上文曰不協之

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相從則協相反則不協矣僖五

年傳曰陳轅宣仲怨宣十五年傳楚子使謂解揚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哀二十七

年傳曰知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蹇之淮南詮言篇約

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高注曰反背叛也義竝與此

小字在誤也下
呂氏春秋先己篇及其天年高
義篇必空內反於心淮南詮言
篇莫能反宗今本反字竝譌
作及史記蔡澤傳乘至盛
而不反道理秦策反譌作及

必親其共

僖三十一年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
 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
 無及也家大人曰必親其共共字義不可曉當是先字
 之誤先字隸書作失形與共字相似言諸侯之使來分曹地晉必親其
 先至者而多與之地若後至則無及於事故下文曰不
 速行將無及也魯語載重館人之言曰諸侯莫不望分
 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是其明
 證矣先字不煩音釋故杜無注陸亦無音若是共字則
 不得無音釋也唐石經始誤作共

月令大雩帝鄭注曰雩
吁嗟求雨之祭也周官女
巫疏引鄭荅林願難曰董
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
之歌

呼

文元年傳呼役夫杜注曰呼發聲也釋文呼好賀反引之
謹案呼即吁字說文吁驚也堯典帝曰吁傳曰吁疑怪
之辭莊子在宥篇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釋文吁亦作
呼檀弓曾子聞之瞿然曰呼釋文呼作吁是吁呼古字
通也吁乃驚怪之聲檀弓注以為虛憊之聲亦非



卿出竝聘 竝建聖哲 民竝用之 竝有爭心

竝走羣望 竝走其望 乃竝徵會 竝建母弟

引之謹案竝之言音也徧也文元年左傳凡君卽位卿

出竝聘言徧聘也六年傳竝建聖哲言徧建聖哲也襄

二十七年傳天生五材民竝用之言徧用之也昭六年

傳民竝有爭心言徧有爭心也七年傳寡君寢疾竝走

羣望言徧走羣望也音語作上下神 祇無不徧諭二十六年傳諸侯

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義亦同也十四年傳乃竝徵

會言徧徵會也二十六年傳竝建母弟以蕃屏周言徧

建母弟也竝音徧一聲之轉井九三曰王明竝受其福

立政曰以竝受此不丕基小雅賓之初筵曰既醉而出
竝受其福以上三條俱詳見本條下月令曰藜藿蓬蒿竝興皆普徧
之義也

秣馬蓐會

文七年左傳訓卒利兵秣馬蓐會杜注曰蓐會早會於
寢蓐也漢書韓信傳亭長妻晨炊蓐會張晏曰未起而
牀蓐中會引之謹案訓卒利兵秣馬非寢之時矣亭長
妻晨炊則固已起矣而云早會於寢蓐云未起而牀蓐
中會義無取也方言曰蓐厚也會之豐厚於常因謂之
蓐會訓卒利兵秣馬蓐會者商子兵守篇曰壯男之軍
使盛會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會負壘陳而待
令是其類也兩軍相攻或竟日未已故必厚會乃不飢
亭長之妻欲至會時不具會以絕韓信故亦必厚會乃

不飢也成十六年傳蓐會申禱襄二十六年傳秣馬蓐
會竝與此同

克減侯宣多

文十七年左傳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杜
注曰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引之謹案上
文云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若
難猶未盡亦不能朝于晉矣減謂減絕也管子宙合篇
曰減盡也說文曰剗減也從刀尊聲史記趙世家曰當
道者謂簡子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从簡子曰是且
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帝令主君減二卿是減
爲減絕也甫減侯宣多而卽朝于晉言不敢緩也減與
咸古字通周書君奭篇咸劉厥敵與此同義傳訓咸爲

皆非是說見前成昭二十六年傳則有晉鄭成黜不端

成黜亦滅絕之意謂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穰也正義

曰成諸本或作滅月令水泉咸竭呂氏春秋仲冬紀成

作滅滅與竭皆消滅也因而滅人亦謂之王肅注訓成爲皆亦非是

謂之饕餮

文十八年左傳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賈逵服虔杜預並
曰貪財爲饕貪會爲餮家大人曰案傳曰貪于飲食冒
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天下
之民謂之饕餮是貪財貪會總謂之饕餮饕餮一聲之
轉不得分貪財爲饕貪會爲餮也呂氏春秋先識篇曰
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會人未咽害及其身蓋饕餮本
貪會之名故其字從會因謂貪得無厭者爲饕餮耳

舍于翳桑 翳桑之餓人

宣二年左傳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杜注曰翳桑桑之多蔭翳者注意蓋謂桑多蔭翳故宣子與靈輒休止其下引之謹案下文曰翳桑之餓人也則翳桑當是地名僖二十三年傳曰謀於桑下以此例之若是翳桑樹下則當曰舍于翳桑下翳桑下之餓人今是地名故不言下也春秋地名或取諸草木若公會齊侯鄭伯于老

桃隱十年傳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莊十年晉師

軍于廬柳僖二十四年戰于大棘宣二年諸侯之師至于域林

襄十四年師逆臧孫至于旅松十七年此類不可枚舉其以桑

經義述聞

游吉存晉及酸棗三十一

說公敗狄于采桑

及晉語敗狄于稷

舍于昌衍之上

名者入桑泉傳二十 禦諸桑隧成六 晉敗狄于采桑僖八

年，是也。且傳凡言舍于者，若出舍于睢上成十 甯子出

舍于郊襄二十 成子出舍于庫哀十 退舍于夫渠成十

舍于五父之衢定八 舍于蠶室，舍于庚宗哀八 句末皆

地名，其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哀八 五梧地名

亦取諸草木矣。使謂舍于五梧為在梧樹之下，其可乎？

自公羊氏傳聞失實，始云活我於暴桑下，而呂氏春秋

報更篇曰趙宣孟將上之絳 淮南子人閒篇曰趙宣孟

委桑見飢桑之下有餓人 史記晉世家曰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 竝承

其誤，杜不能釐正，而又臆為之說，非也。

未出山

宣子未出山而復，杜注曰：晉竟之山，引之謹案，晉語陽

處父如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山而還。韋注曰：山河內

溫山也。傳曰：及溫而還，然則未出山，亦謂未出溫山也。

注未詳考，且是時晉竟南至河，而山在其內，僖二十五

年傳：晉於是始啟南陽。杜彼注曰：在晉山南河北，故曰

南陽。據此，則出山尚未越竟，不得以為晉竟之山也。家

語正論篇作未及山而還。王肅注曰：山，晉之境，誤與杜

注同。

文十五年公羊傳其實
我動焉爾何注曰動懼
失操大字在書初也下

無動

傳

十一年謂陳人無動動字杜氏無注之謹案動謂驚懼也昭十八年

傳將有大祥民震動震動猶震驚也商頌長發篇不震

不動鄭箋曰不可驚憚也爾雅曰震驚懼也震動也宋

衷注春秋緯曰驚動也見文選羽獵賦注義並相通史

記陳世家作謂陳曰無驚是其證矣孟子盡心篇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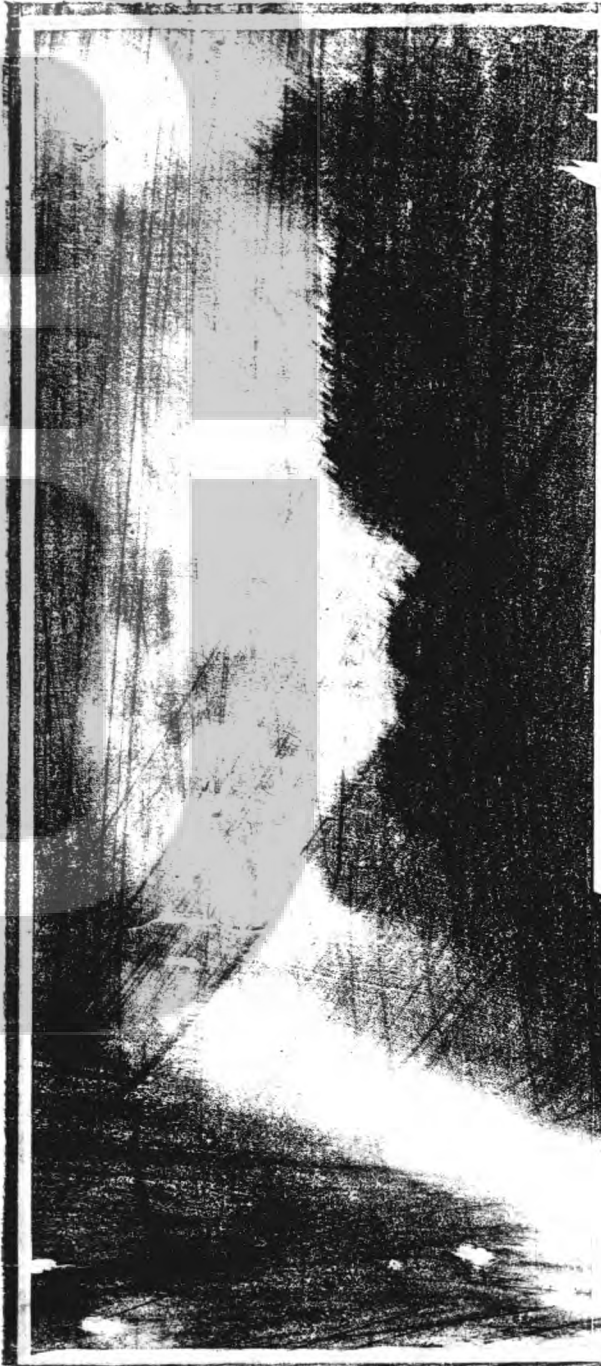
無畏文義與此相似

孫子九變篇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
來恃吾有以待也

待諸乎 吾無以待之

宣十二年左傳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
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引之謹案待諸者禦
之也時上軍未動故卻克欲禦楚師士會以寡不敵眾
故收軍而退也魯語帥大雝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
語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竝曰待禦也昭七年傳曰晉
師必至吾無以待之管子大匡篇曰鮑叔因此以作難
君必不能待也制分篇曰敵人雖眾不能止待止待猶
尹知章注以不能止絕墨子七患篇曰桀無待湯之備
句待字下屬為句失之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侯多謀

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是待爲禦也禦敵謂之待故爲宮
室以禦風雨亦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其義一也墨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霜雨
露節用篇待作圉圉卽禦字也



亢大國之討

宣十三年左傳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我則爲
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歿之家大人曰亢當
也襄十四年左傳晉禦其上戎亢其下呂氏春秋離俗
篇豈亢責也哉高杜注竝曰亢當也字通作伉呂氏
春秋士節篇身伉
其難高注伉當也大國之討謂晉討衛之救陳也言我
寔掌衛國之政而當晉之討不得委罪於他人也十二
年宋伐陳衛孔達救陳曰若大國討我則歿之是其證
也杜訓亢爲禦以亢大國之討爲禦宋討陳皆失之

析骸

十五年析骸以爨杜注曰爨炊也不爲骸字作解釋文
骸戶皆反本又作骨公羊傳作骸何休云骸骨也又哀
八年傳析骸而爨釋文骸戶皆反本又作骨引之謹案
作骨者是也若是骸字杜不得無注此涉公羊傳而誤
也史記宋世家楚世家竝作析骨蓋參用左氏之文呂
氏春秋行論篇載此事亦作析骨玉篇骸骨也引左氏
傳析骸而爨桓十二年正義亦引作析骸則此字之誤
久矣

寘諸褚中

成三年荀營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杜
注孔疏皆不言褚爲何物引之謹案玉篇褚裝衣也字
或作禠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通俗文曰裝衣曰禠說
文繫傳曰褚衣之囊也集韻曰褚囊也襄三十年傳取
我衣冠而褚之杜注曰褚畜也呂氏春秋樂成篇作我
有衣冠而子產貯之褚可以裝衣亦可以裝眾物說文
疇幅也所以盛米又曰幅載米疇也繫傳曰疇囊也莊
子至樂篇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淡
賈子春秋篇曰囊漏貯中褚禠貯疇竝字異而義同褚

卷

可以裝物亦可以裝人故鄭賈人欲寘荀瑩於褚中以
出哀六年公羊傳陳乞以巨囊載公子陽生事與此相
類也

閒蒙甲冑

成十六年左傳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
閒蒙甲冑杜注曰閒猶近也釋文近一本作與音預家
大人曰訓閒為近於義無取一本作與是也言以君之
靈得與蒙甲冑也莊十年傳肉會者謀之又何閒焉昭
二十六年傳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注竝曰閒猶與也
是其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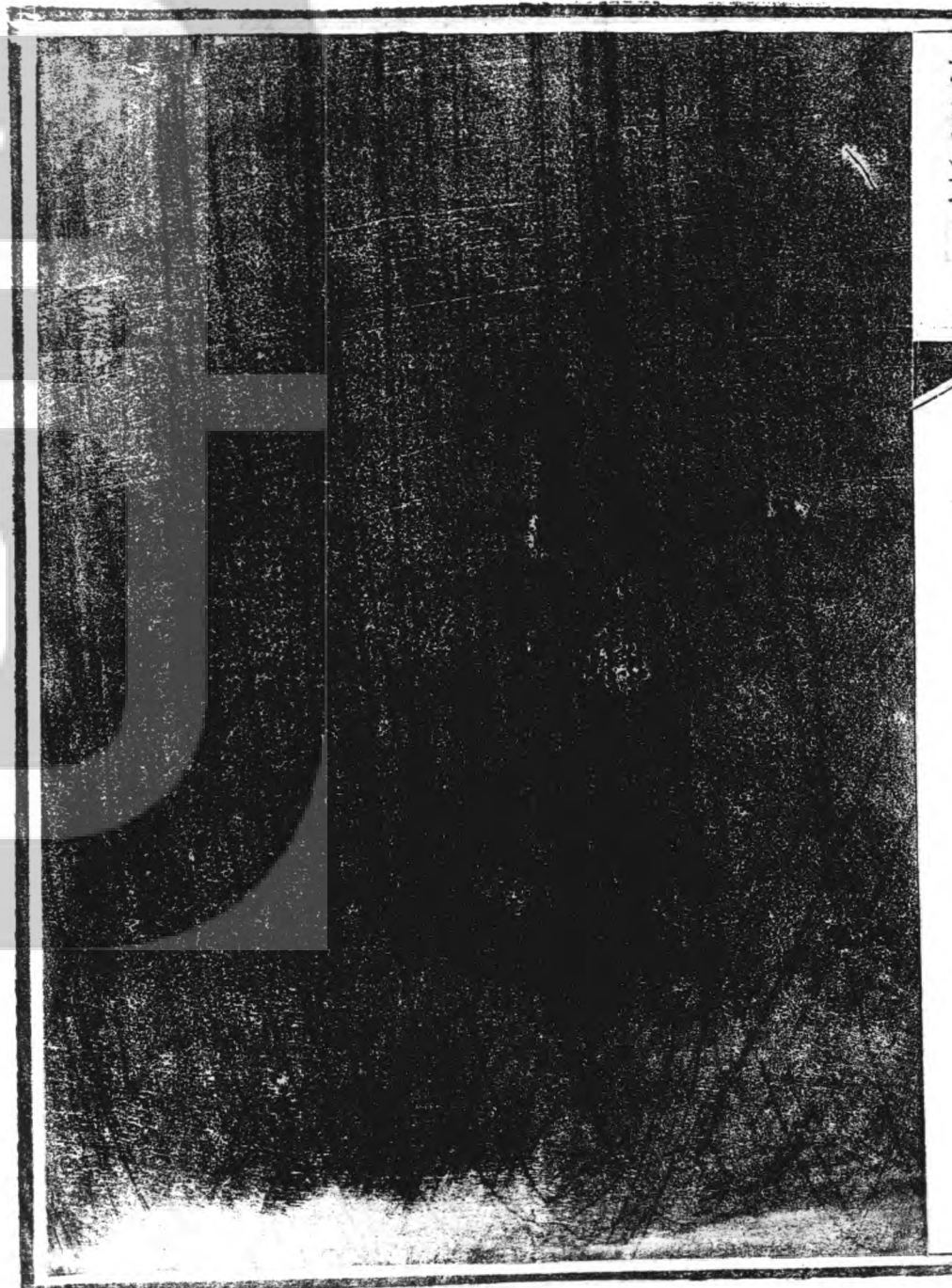
大字在是其證下

釋子



為事之故

成十六年左傳為事之故敢肅使者杜注曰言君辱命
來問以有軍事不得荅故肅使者家大人曰杜以事為
軍事非也事謂楚子使人來問之事晉語曰為使者故
敢三肅之是其明證矣



官不易方

咸十八年傳襄九年竝曰官不易方杜前注曰官守其業

無相踰易後注曰方猶宜也引之謹案方常也恒象傳

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謂不易常也檀弓左右就

博學無方論語里仁遊必有方鄭注竝曰方猶常也周語官不易方韋注曰方道

也道與常義相近晉語官方定物注曰方常也物事也

立其常官以定百事

師不陵正旅不偪師 官之師旅 百官之正長師

旅

引之謹案經傳言師旅者有二義一為士卒之名小司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是也一為羣有司之名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

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

常以治數是也襄十年左傳官之師旅十四年傳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謂以攜諸侯不勝其富晉語

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皆謂

掌官成官常者官之師旅猶言羣有司也周室之師旅

即官守也蓋樊仲之官守所守者嗣典也其官則師旅

也三句一貫故下文但曰其非官守也其大小之差則
旅卑於師師又卑於正故八職師旅在正之下成十八
年傳師不陵正旅不偪師言小不加大也襄二十五年
傳百官之正長師旅先正長而後師旅也楚語天子之
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言公侯
之統伯子男猶官正之統師旅也乃杜注師不陵正旅
不偪師曰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注
官之師旅曰師旅之長注百官之正長師旅曰師旅小
將帥也韋注伯子男爲師旅曰帥師旅也皆不知師旅
爲羣有司之名而誤以爲帥師旅者夫帥師旅者豈得
遂謂之師旅乎至韋注周室之師旅曰周室之師眾則
又誤以爲人眾之名矣又案宰夫之一曰正左傳之師
不陵正百官之正長楚語之官正亦謂羣有司也詳見
宰夫一曰正下

瘡疾

襄七年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家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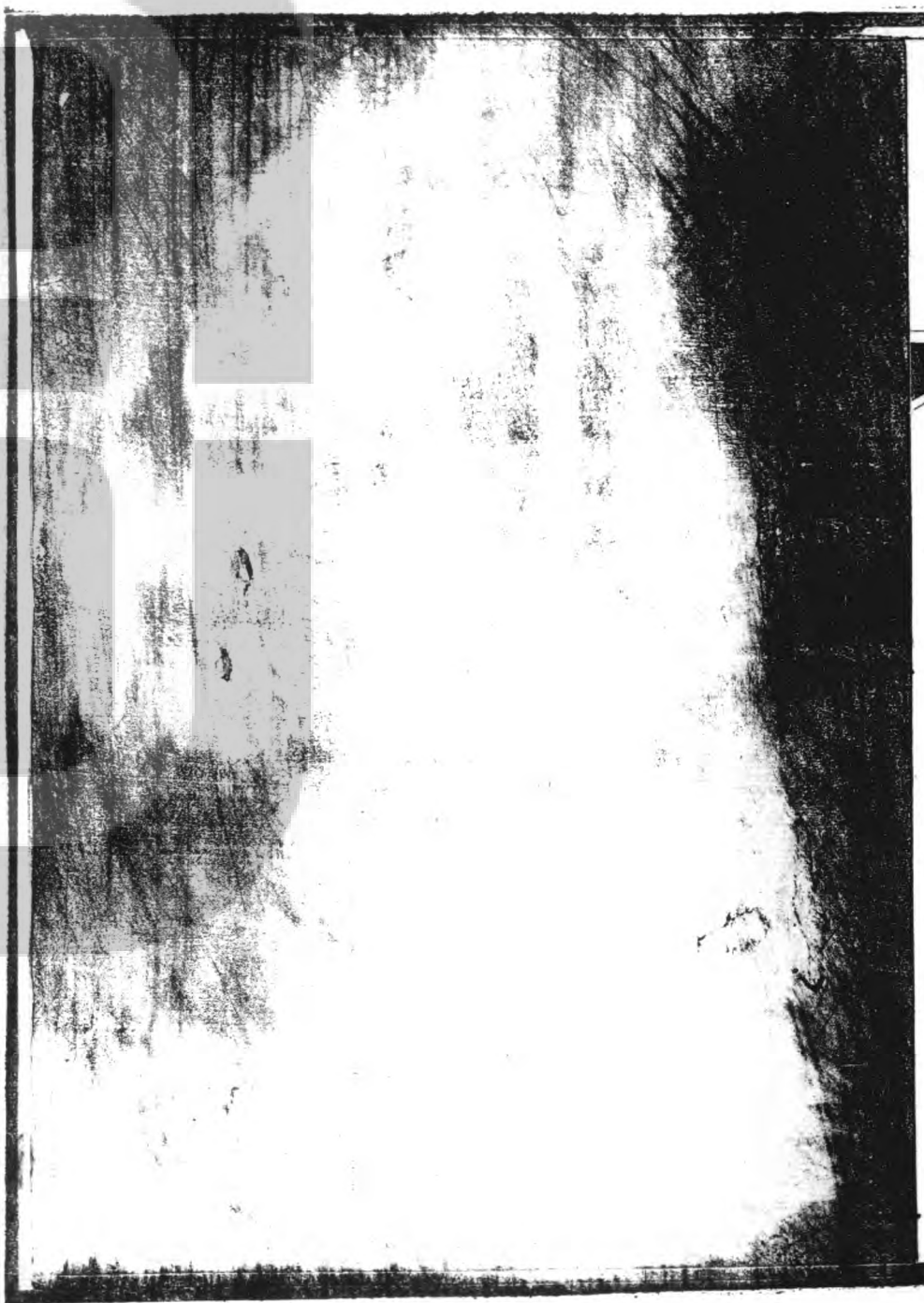
人曰瘡非疾子駟弒君而以瘡疾赴于諸侯其孰信

之瘡當為虐今作瘡者因下疾字而誤加疒耳虐者暴

也金滕遺厲虐疾也謂以暴疾赴于諸侯也史記鄭世家
記此事曰子駟使厨人藥殺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
卒是其證矣唐石經已誤作瘡

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

襄八年左傳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
子驍子展欲待晉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亾無日
矣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
不如待晉家大人曰親我無成四句承上雖楚救我將
安用之而言言楚之親我有始無終而其心且欲以我
爲鄙邑故楚不可從不如待晉也杜注以親我爲晉親
鄭鄙我是欲爲鄭欲與楚成不可從爲子駟不可從皆
失之



焚我郊保 伐我保城 令隧正納郊保

襄八年左傳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杜注曰保守也家
大人曰郊保與城郭相對成文保謂小城也保與城同
類故言焚成十三年傳曰伐我保城是也襄九年傳令
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亦謂納國外及縣邑小城之民使
奔救火也杜注郊野保檀弓遇負杖入保者息鄭注曰
保縣邑小城月令四鄙入保晉語抑為保障乎鄭韋注
竝曰小城曰保

大字

莊子

多遺秦禽 多取費焉 多殺國士

襄十四年左傳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杜注曰
軍帥不和恐多爲人所禽獲家大人曰多讀爲亦祇以
異之祇祇適也言我若不歸則適爲秦所禽獲而已多
與祇古同聲而通用襄二十九年傳祇見疏也正義祇
作多云多見疏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
本皆作多論語子張篇多見其不知量也何注曰適足
自見其不知量引之謹案定十五年傳存止有命事楚
何爲多取費焉多亦讀爲祇言服事楚國何益之有適
自取貢獻之費而已昭十三年傳曰祇取辱焉二十六

年傳曰祇取誣焉定四年傳曰祇取勤焉哀十四年傳曰祇取死焉文義正相合也哀八年傳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己也多亦讀為祇言不足以害吳人而適傷魯之國士也僖十五年傳曰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哀十三年傳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文義正相合也

越在他竟

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杜注曰越遠也家大人曰越之言播越也昭二十六年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與此越在他竟同義桓十六年公羊傳越在岱陰齊義亦與此同又昭二十年邾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定四年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皆謂播越也晉語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亦與越在草莽同義

商旅于市

襄十四年左傳商旅于市杜注曰旅陳也陳其貨物以

示時所貴尚正義曰商人見君政惡陳其不正之物以

諫君也引之謹案旅讀鴻臚之臚司儀皆旅擯鄭司農

之禮謂九人傳辭後鄭讀為鴻臚之臚旅讀為旅于泰山

禮字訓陳也出爾雅文今爾雅作旅正義曰臚音旅祭

名又陳也漢書敘傳大夫臚岱鄭氏曰季氏旅於泰山

是也顏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

耳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

為臚下告上為句韋昭曰大行今之鴻臚應劭注百官

表曰鴻臚者鴻聲臚傳之也莊子外物篇大儒臚傳
陳言也傳言也晉語風聽臚言於市韋昭注曰臚傳也
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是也周語曰庶人傳語此傳

上文曰士傳言竝與臚言同義韋注庶人傳語曰庶人
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士也杜注士傳言曰士
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然則商人亦卑賤不
能徑達故傳言于市以待上之風聽與漢書賈山傳古
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即上文工誦箴諫上文瞽
誦詩諫即上文公卿比諫即上文大夫規誨即上文士傳言諫過即上文
庶人謗於道即上文商旅議於市即此彼文皆取此
傳為之而未云商旅議於市則是以旅為商始由誤讀
傳文而然正義曰易云商旅不行旅亦是商此文連于
然於市之上增一議字亦足證商人之以言諫而非

貨諫矣

道人

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杜注、道人行人之官也、徇于路、求歌謠之言、說文、丌部、近、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從辵、從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引之謹案、說文道人、當作近人、許君所據左傳作近人、故於近下述之如此、猶瑄字注曰、古者玉瑄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瑄、馱字注曰、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馱、皆舉古事以著其字之所出、此言古之近人、亦猶是也、若如今本說文作道人、則當述於辵部道字下、不當於近下述之矣、且左傳若無近人之文、則此從辵從丌之字、何以知爲古之

商旅于市

適人以木鐸記詩言者乎。玉篇引說文已作適人。則其
誤久矣。又案作迺者。蓋賈侍中左氏解詁本也。其記詩
言及讀與記同。則賈侍中說左傳語也。

官師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杜注曰。官師大夫。楚語在興
有旅賁之規。位守有官師之典。韋注曰。師長也。引之謹
案。左傳之官師與工竝舉。楚語之官師與旅賁竝舉。乃
是官之小者。祭法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賈
子階級篇曰。古者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
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是也。杜以
官師爲大夫。非是。以上三說。皆不以官師爲大夫。

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
靖公。逆王后于齊。御不行。
非禮也。杜彼注曰。官師劉
夏也。天子官師非御也。
義曰。釋例云。元士中士稱
名。劉夏石尚是也。是天子
之官師非御。

道人以木鐸記詩言者乎。玉篇引說文已作道人。則其誤久矣。又案作迺者。蓋賈侍中左氏解詁本也。其記詩言及讀與記同。則賈侍中說左傳語也。

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杜彼注曰。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正義曰。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是天子之官師。非卿。

官師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杜注曰。官師。大夫。楚語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韋注曰。師。長也。引之。謹案。左傳之官師。與工竝舉。楚語之官師。與旅賁竝舉。乃是官之小者。祭法。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賈子階級篇曰。古者聖王制為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是也。杜以官師為大夫。非是。以上三說。皆不以官師為大夫。

雍門之萩

十八年伐雍門之萩傳惠氏補注曰萩酈元引作萩引之水

經淄水注引左傳作萩乃傳寫之誤非酈案玉篇音且氏原文也凡書傳中萩字傳寫多誤作萩

留切蒿也當從萩釋文云本又作萩引之謹案蒿艾之

屬不中為器晉人無為伐之萩即楸字也說文楸梓也

徐鍇注曰春秋左傳伐雍門之楸作萩同漢書東方朔

傳又有萩竹籀田貨殖傳山居千章之萩顏師古注竝

曰萩即楸樹字也字亦作楸晏子春秋外篇曰景公登

筓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楸者中山經其狀如楸郭璞注即楸字也

知不集也

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杜注曰集成也釋文知音智又如字家大人曰讀如字者是知不集者知事之必不成非自謂其智之不能成事也

寢廟

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正義曰一解案

二字上鼠不敢穿寢廟墉以為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

則近人廟則幽靜鼠不穿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間雅

鼠不即以為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為畏人故也惠

氏樸菴白廟日祭月祀朝聘饗燕皆行之於廟故鼠不

穴疏以為廟幽靜失之引之謹案經言寢廟多指宗廟

言之此寢廟則指人之寢室言之寢室為人之所居故

鼠不敢穴襄四年魏絳引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獸有

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民居寢廟獸居茂草故曰各



有攸處杜注人神各有攸處非謂人神不相雜此寢廟亦謂人之所居非謂宗廟也凡宮室尊嚴謂之廟荀子禮論篇疏房椽額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楊倞注曰額古貌字貌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呂氏春秋慎勢篇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此廟字亦指王者所居言之非謂宗廟也

一與一誰能懼我 不利子商

襄二十五年左傳閭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家大人曰與猶當也敵也方言曰懼病也言狹道之中一以當一雖崔慶之眾不能病我也故下文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當亦與也二十四年傳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與亦當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史記孫子傳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

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與皆謂敵也
高祖紀曰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
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也是相當相敵古皆
謂之與也晉語楚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
晉國必懼楚師言必病楚師也下文王曰天之祚楚誰
能懼之言誰能病之猶申鮮虞言誰能懼我也懼為
病也成十六年左傳益釋楚以為外懼乎晉語懼作患
患與病義亦相近

哀九年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注曰子商謂宋引之謹案傳文子
字其不可解者有三下文曰伐齊則可敵宋不吉正釋此二句之義
則傳意謂不利敵宋也若但云不利子商則是不利於宋與傳意
相違矣其不可解者一也伐與敵不同義攻其國謂之伐兩軍相
遇而戰謂之敵十七年傳曰我下伐衛未下與齊戰二十七年傳曰
我下伐鄭不卜敵齊此傳曰伐齊則可敵宋不吉是伐與敵不同也
是時宋公伐鄭而晉欲救之救則兩軍且相遇而戰可謂之敵不可謂之
伐不得承上伐姜之文而省也乃上句言伐而下句不利子商殊無敵
義其不可解者二也子固商姓然不得遂謂之子商姜為齊姓豈得
遂謂之姜齊乎徧考書傳無稱宋為子商者而言子商謂宋其不可
解者三也今案傳自釋曰敵宋不吉不吉亦不利也宋亦商也則商上
之字當與敵同義作子則非其義矣子疑當作予予即與字古人多
謂敵為與詳見上條下文曰宋方吉不可與也謂宋不可敵也此曰不利與商
即是不利敵宋故傳自釋之曰敵宋不吉也予字之形似子又因下文
子水位也之文而誤耳東周策秦知趙之難予齊人戰予即與字今本譌作子漢書高祖紀楚子諸侯人之慕漢者數萬人予亦譌作子又案

漢書朝鮮傳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言恐不能敵也如淳曰不能與左
將軍相持也師古曰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皆失之史記朝鮮傳恐不能與下有戰字
則又後人不曉與字之義而妄加增也小字在古本三卷下又案

旅成十八年傳說悼公命官曰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
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

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與皆謂敵也
高祖紀曰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
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也是相當相敵古皆
謂之與也晉語楚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
晉國必懼楚師言必病楚師也下文王曰天之祚楚誰
能懼之言誰能病之猶申鮮虞言誰能懼我也懼爲
病也成十六年左傳益釋楚以爲外懼乎晉語懼作患
患與病義亦相近

哀九年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注曰子商謂宋引之謹案傳文字
字其不可解者有三下文曰伐齊則可敵宋不吉正釋此二句之義
則傳意謂不利敵宋也若但云不利子商則是不利於宋與傳意
相違矣其不可解者一也伐與敵不同義攻其國謂之伐兩軍相
遇而戰謂之敵十七年傳曰我上伐衛未上與齊戰二十七年傳曰
我上伐鄭不上敵齊此傳曰伐齊則可敵宋不吉是伐與敵不同也
是時宋公伐鄭而晉欲救之救則兩軍且相遇而戰可謂之敵不可謂之
伐不得承上伐姜之文而省也乃上句言伐而下句不利子商殊無敵
義其不可解者二也子固商姓然不得遂謂之子商姜爲齊姓豈得
遂謂之姜齊乎徧考書傳無稱宋爲子商者而言子商謂宋其不可
解者三也今案傳自釋曰敵宋不吉不吉亦不利也宋亦商也則商上
之字當與敵同義作子則非其義矣子疑當作予予即與字古人多
謂敵爲與詳見上條下文曰宋方吉不可與也謂宋不可敵也此曰不利與商
即是不利敵宋故傳自釋之曰敵宋不吉也予字之形似子又因下文
子水位也之文而誤耳東周策秦知趙之難予齊人戰予即與字今本譌作子漢書高祖紀楚予諸侯人之慕漢者數萬人予亦譌作子又案
不可與也杜注曰不可與戰蓋誤釋爲與共之與而以戰字增成其義不知
與訓爲敵戰義在其中矣越語說戰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曰善勝
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解者多誤以爲與共之與而增字以足之韋
昭注越語則曰勿與戰王弼注老子則曰不與爭蓋古義之湮久矣

旅成十八年傳說悼公命官曰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
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

旅成十八年傳說悼公命官曰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

奄、鐸、遏、寇為上軍尉，藉偃為之司馬。晉語亦曰：祁奚為元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元司馬，張老為元候。鐸、遏、寇為輿尉，藉偃為輿司馬。元尉即軍尉也。元候，侯奄即候。

淮南兵略篇曰：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此下當有此司馬之官也。一句。正行伍連

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卒不忘遺。

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

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

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五官，即此五吏矣。

此上六字在其貴法也。下為中月五三二五二一

百六卿
心皆受
百五吏
五吏者
五侯奄
外師氏
也統於

六正者也。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依小司徒五師為軍。一軍之中，師帥凡五，六軍則師帥三十。大國三軍，師帥凡十五也。晉為大國，師帥當十五，而有三十師者，古者天子一圻而有六軍，今晉地數圻，計井出賦，自當有六軍之數，非三十師不足以統之。晉自文公作三軍，僖二年，其後作五軍，三十舍二軍，文六年，作六軍，成三年，舍新軍而復為三軍，襄十年，雖分合不常，而車徒之數則一名為三軍，其實六軍，故有三十師也。再以乘馬之法

奄鐸遏寇爲上軍尉，藉偃爲之司馬。晉語亦曰：祁奚爲元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元司馬，張老爲元候。鐸遏寇爲輿尉，藉偃爲輿司馬，元尉卽軍尉也。元候候奄卽候正也。上軍尉與尉卽輿帥也。故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蓋自悼公以後，有軍尉而無亞旅。此晉五吏之新制也。此傳齊賂晉侯爲賂晉平公，則所謂五吏者當爲悼公所定：一軍尉，二司馬，三司空，四輿尉，五候奄矣。晉武王伐紂，誓師毋野，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爲官。凡五，晉之五吏，其遺法也。三十帥者，師帥也，統於

六正者也。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依小司徒五師爲軍，一軍之中，師帥凡五，六軍則師帥三十。大國三軍，師帥凡十五也。晉爲大國，師帥當十五，而有三十帥者，古者天子一圻而有六軍，今晉地數圻，計井出賦，自當有六軍之數，非三十帥不足以統之。晉自文公作三軍，僖二年，其後作五軍，三十一舍二軍，文六年，作六軍，成三年，至悼公舍新軍而復爲三軍，襄十年，雖分合不常，而車徒之數則一名爲三軍，其實六軍，故有三十帥也。再以乘馬之法

計之城濮之戰晉車七百乘在僖二十八年是凡五萬時晉初作三軍

二千五百人當為師帥二十有一每七帥而一軍鞏之

戰八百乘在成二年自文六年凡六萬人為帥二十有晉舍二軍仍為三軍

四每八帥而一軍平邱之會四千乘在昭十三年自襄十四年晉舍新軍

仍為凡三十萬人為帥百有二十每四十帥而一軍此

傳伐齊不言車數以三十帥推之當為千乘而統士卒

七萬五千人每十帥而一軍也若下文百官之正長師

旅師旅為官屬而非將帥詳見前師不陵正旅不偏師

下

不可億逞

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

億逞杜注曰億度也逞盡也家大人曰杜訓億為度逞

為盡不可度盡殊為不辭今案億者滿也逞與盈古字

通言其欲不可滿盈也文十八年傳曰侵欲崇侈不可

盈厭意與此同說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漢書賈

誼傳曰好惡積意說見前我庚維億下意意億竝與億同是億為

滿也左氏春秋昭二十三年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左

氏傳欒盈史記作欒逞又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

新序善謀篇逞作盈是逞即盈也廣雅曰盈臆滿也小

雅楚茨篇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億亦盈也說見易林前我庾維億下乾之師曰倉盈庾億漢巴郡太守樊敏碑曰持滿億盈是億盈皆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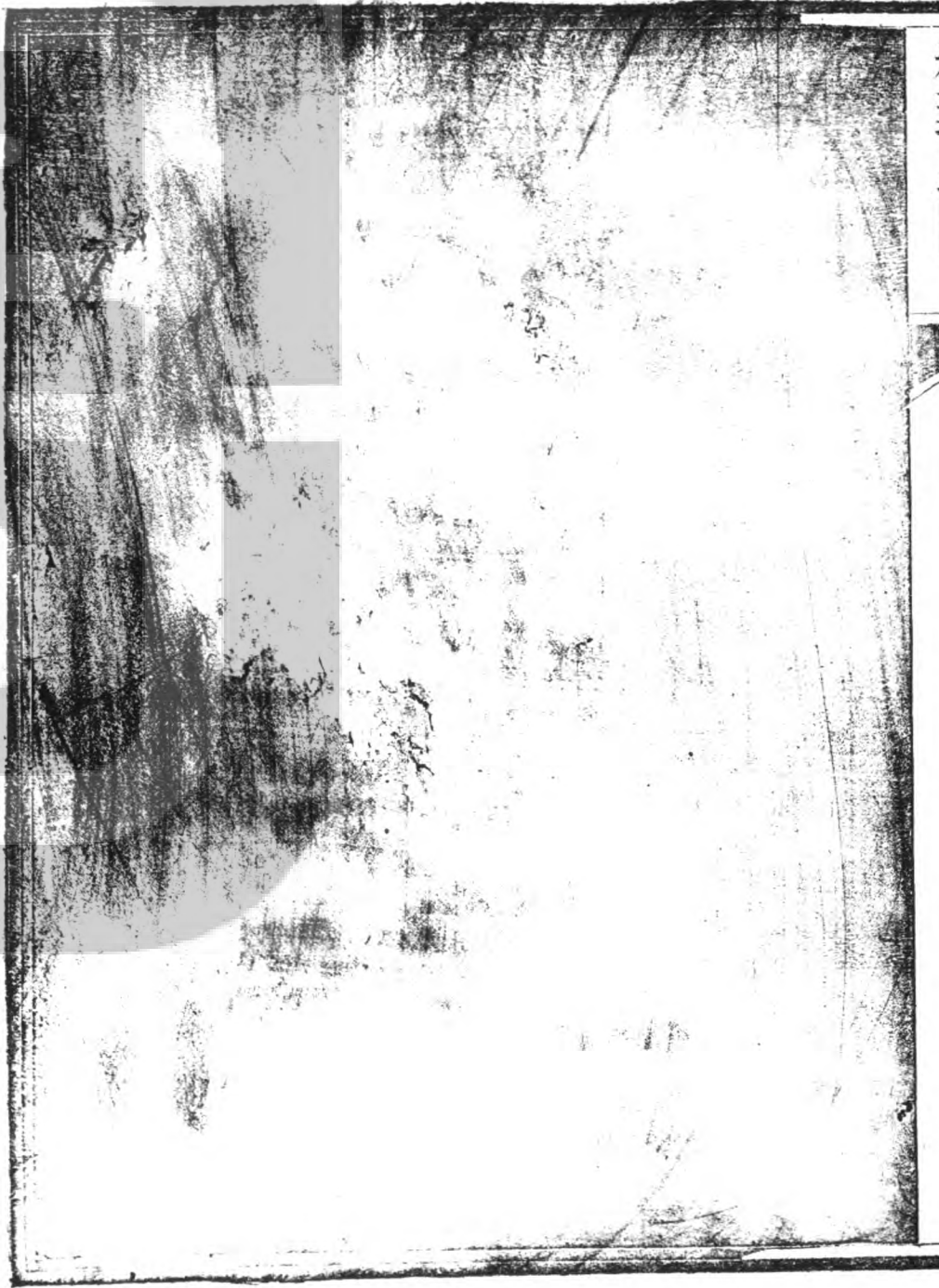
八風

引之謹案樂之有八音以應八方之風也隱五年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周語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賈服注竝曰八風八卦之風是也賈逵注見初學記樂部上因而八音即謂之八風襄二十九年傳五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克諧也五聲八風相對為文杜注曰八方之氣謂之八風非也昭二十一年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十五年傳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音皆人所為故

曰爲九歌八風若八方之風具是天籟不得言爲矣杜
注二十年傳曰八方之風亦非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
風律必流輕重已篇吹壘箎之風鑿動金石之音風猶
音也成九年傳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
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土風謂南音此風訓爲音之證
淮南原道篇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猶餘聲
音樂記曰有遺音者矣是也故高注曰遺風猶餘聲

過諸廷

襄三十年左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
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杜解過諸廷曰愆
期行過王廷家大人曰過當爲過字之誤也儋括入朝
而愆期遇之於廷故曰過諸廷猶論語言過諸塗也若
如杜注云行過王廷則當言過廷不當言過諸廷矣論
語鯉趨而過庭若加一字曰鯉趨而過諸庭其可乎



婦義事也

襄三十年左傳君子謂宋其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

事也杜注曰義從宐也引之謹案義訓為宐不訓為從

宐婦從宐事斯為不辭矣今案義讀為儀儀度也言婦

當度事而行不必待人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

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

儀與義古字通說文義已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為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

注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諛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樂

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周語示民軌儀大射儀注引作義晉語曰臣請薦所能

擇而君比義焉楚語曰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又曰其智能上下比義皆謂比度之也說見後字又通
作議昭六年傳曰管先王議事以制亦謂度事也說見後議

事以制下

造舟于河

昭元年左傳造舟于河正義曰詩云造舟為梁是比舟

以為橋也釋水云天子造舟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

孫炎曰比舟為梁郭璞曰比船為橋皆不解造義蓋造

為至義言船相至而竝比也家大人曰造之言曹也相

比次之名也造次一聲之轉故凡物之次謂之造昭十

副倅也張衡西京賦屬車之造薛綜注曰造副也義與造舟竝相近故薛綜注東京賦曰

造舟以舟相比次為橋也李巡孫炎皆言比舟正義釋

字之義沖遠不得其解而轉訓為至爾雅釋文訓造為

作宣十二年公羊傳疏引舊說訓造為詣又轉訓為成

皆由不知造爲此次之義故望文生訓而卒無一當矣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昭元年左傳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家大人曰晉侯以近女而生疾不言近女而言近女室於義轉迂室當爲生字之誤也蓋生誤爲至又誤爲室

是謂近女爲句生疾如蠱爲句本文女蠱爲韻下文會志祐爲韻傳凡言是謂者文多用韻若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是謂沈陽可類是也若以近女室爲句疾如蠱爲句則失其韻矣

又案下文曰女不可近乎言近女不言近女室此近女下本無室字之證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又曰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下文曰淫生六疾又曰今

君至於淫以生疾此生疾二字之證又曰淫則生內熱
惑蠱之疾此生疾如蠱之證又案晉語亦曰是謂遠男
而近女惑以生蠱此尤是謂近女生疾如蠱之明證也

也女字亦疾名不得
以女言疾連淫
如

女說文帶字一說淫是淫也女字亦疾名不得
以女言疾連淫如

寡君舉羣臣

昭三年左傳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
下實寵嘉之正義曰舉亦皆之義言舉朝羣臣也家大

人曰舉當讀爲與舉與古字通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
書舉爲與禮運選賢與能即大戴禮

王言篇選賢舉能也楚辭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曰
與舉也史記呂后紀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

一作言不唯寡君與羣臣受賜而已先君之靈亦寵嘉

之魯語曰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

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文十七年傳夷與孤之二
三臣成四年傳寡君與其

二三是也正義失之



質幣

昭三年左傳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
 時七年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釋文曰質徐之二反
 又如字引之謹案之二反之音是也質幣卽摯幣周語
 曰爲摯幣瑞節以鎮之是也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
 以等邦國自鎮圭以下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自皮帛
 以下對文則瑞與摯異散文則瑞玉亦謂之摯堯典五
 玉三帛二生二夙贄傳曰玉帛生夙所以爲贄以見之
 夏官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其摯三公執璧
 曲禮摯天子鬯諸侯圭周語晉侯執玉卑晉其摯也莊

小字

左傳傳十一正義引此經行也卷一
本也

二十四年傳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皆是也傳言寡君將奉質幣又言寡君將承質幣皆謂諸侯之會朝則質亦當為瑞玉矣成二年傳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執玉高是諸侯相朝以玉為摯之事也注及正義皆失考

杜注玉朝之字

四方之虞

昭四年左傳君若苟無四方之虞杜注曰虞度也家大人曰虞憂也范望注大元元瑩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襄三十年傳曰以晉國之多虞哀五年傳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晉語曰衛文公有邢狄之虞韋注虞備也失之吳語曰越曾足以為大虞乎韋注虞度也亦失之又曰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皆其證也

亨神人

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杜注曰亨通也陸粲附

注曰劉向新序

善謀篇

援此文亨作享古字亨享通傳遜

辨誤曰愚謂劉自誤非通也陳氏芳林考正曰亨為古

享字固然但此處則作通義解為長引之謹案亨當從

新序讀為享杜不讀為享者蓋以神可言享人不可言

享耳不知古人之文多有從一而省者人固不可言享

亦得因神而并稱之襄二年傳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

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邱出馬一匹牛三

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



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則以享神人，亦是從一而省文耳。襄二十七年傳：能歌神人。杜注曰：歌，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彼言歌神人，此言享神人，皆是因神而并及於人也。又案亨爲古享字，以誤解爲通，故古字得存。若杜解爲享祀之享，則後人必改爲享矣。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皆古享字。王弼誤解爲通，故古字得存。故傳注誤解者，亦可以考見古本云。

使亂大從 鄭勝亂從

五年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杜注：使亂大從，曰使從於亂。釋文正義並引服虔注曰：使亂大和順之道。哀二年：鄭勝亂從。杜注曰：釋君助臣爲從於亂，引之謹案。傳言亂從，不言從亂。杜注非也。兩從字皆當訓順。書傳從字多訓言立適，大順也。今殺適立庶，則亂大順矣。助君順也。今釋君助臣，則亂順矣。亂從猶言犯順。僖三十三年傳：文不犯順，是也。家語正論篇：使亂大從。王肅注亦曰：從順也。是舊說皆如是。杜棄而不用，何邪？惠氏補注說使亂大從亦以服注爲是。

議事以制

昭六年左傳晉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杜注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引之謹案杜以議事為臨事非也

漢書

刑法志引傳文李奇注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案李以議為議論之議亦非傳意

議讀為儀儀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為

定法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

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

言議之而後動議陸績姚信本竝作儀惠氏周易述曰

儀度也將舉事必先度之

鄭注尚書大傳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于此

儀之發矢則必中于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于民心

案惠說是也儀與

宣十一年左傳令尹為艾獵城沂
程土物議遠通昭三十一年傳士
彌牟營成周議遠通量事期皆
言度其遠通也魯語曰賦里以入而
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言
度其老幼也趙策曰議秦以謀計必
出於是言度秦之謀必出於是也鴻
烈傲真篇曰不可隱儀揆度兵略
篇曰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隱議
即隱儀廣雅曰隱度也

經義述聞

擬皆度也作議者假借字耳正義曰必議論之而後動失之少牢下篇
其脊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說
前其脊體儀也下今文儀或為議是儀度之儀古通作議也鄭
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漢書地理志議作儀晏字又通作義襄
子春秋外篇博學不可以儀世墨子非儒篇儀作議說
三十年傳曰女待人婦義事也義事亦謂度事也見
前婦義事也下

聳之以行

昭六年左傳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杜注曰聳懼也漢書
刑法志聳作懣顏師古注曰懣謂獎也家大人曰顏說
是也聳之以行謂舉善行以獎勸之故楚語教之春秋
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韋注曰聳獎也方
言曰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相勸曰聳或曰獎獎與中心
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又曰慫慫勸也南楚凡
己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慫慫
慫與聳義亦相近

經義述聞



願與諸侯落之

昭七年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杜注曰
宮室始成祭之爲落正義曰雜記云成廟則覺之路寢
成則考之而不覺覺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元云言路
寢生人所居不覺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會以落之
爾檀弓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然則不覺
似無祭而杜言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者以其言落必是
以酒澆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上當祭中雷之神以
安之家大人曰注謂宮室始成祭之爲落正義謂祭中
雷之神皆於禮無據雜記注明言不覺者不神之則不

祭明矣正義又謂落是以酒澆落之尤與傳義不合廣

之解襍記注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會澆落之則庾說已誤案爾雅曰落始也與諸

侯落之者與諸侯始其事也楚語伍舉對靈王曰今君

爲此臺願得諸侯與始升焉是其明證矣宮室既成於

是享賓客以落之故雜記注曰考之者設盛會以落之

又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以爲證七年傳

又曰楚子享公子新臺卽是與諸侯落之之事也然則

落之之事享也非祭也四年傳叔孫爲孟鍾饗大夫以

落之義與此同服虔注以落爲釁鍾正義謂以血澆落

之並非是小雅斯干箋曰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

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則落與釁明是一事釋文

訓落爲始是也正義謂以血澆落之亦非是或以爲祭

或以爲釁或言以酒或言以血皆由不知落之爲始而

誤以爲澆落之義也

願與諸侯落之

行期

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杜注曰問魯見伐之期引之
謹案下文曰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則行期當謂會
盟之期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遠啟彊如齊聘且請期
杜彼注曰請會期是也會盟則兩君皆行故問魯君行
期若伐魯之期由楚定之何須問魯乎

陟恪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杜注曰陟登也恪敬也大雅文王集傳引或說曰陟恪當為陟降引之謹案恪讀為格爾雅曰格陟登陞也是格與陟同義陟格謂魂升於天也既言陟而又言格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莊子德充符篇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篇是知離騷陟陞皇之赫格與恪古字通論語為政篇有恥且戲兮陟亦陞也格漢山陽太守祝睦碑格作恪後漢書班固傳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文選格作恪是也亦不必改為陟降

不能相禮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作病不能禮曰本或作病不能相禮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傳文本無相字故注云不能相儀答郊勞以此爲己病傳如本有相字文義已明杜可無不能相儀之注矣且下云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與能禮相對唐時本已衍相字陸氏不從是也

惠氏定字補注曰相字蓋襲上文相儀而誤引之謹案古者謂習於禮曰能禮周語晉侯其能禮矣是其證臧惠二說是也上文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

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是不能者相儀與答郊勞二事故總言之曰不能禮如曰不能相禮則專指

相儀言之遺卻答郊勞一事矣史記孔子世家索隱曰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禮乃講學之病者不能禮為病非疾困之謂也據此則司馬貞所見本亦無相字今索隱病不能下有相字乃後人據俗本左傳增之也觀索隱曰不能禮為病足證所引傳文無相字矣又案上文不能答郊勞下注曰為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相字亦後人所增

聖人之後 聖人有明德者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服虔注

曰聖人謂商湯

見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杜預注及王肅家語注竝

同下文曰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杜注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家語觀周篇改其文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王注曰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史記孔子世家亦改其文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引之謹案聖人謂弗父何正考父也聖人之後謂孔子為弗父考父之後故下文遂曰其

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
茲益共此言其祖之有明德而為聖人也故下文遂曰
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此言弗父考
父德為聖人而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也曰聖人曰聖
人有明德者皆指弗父考父言之故篇內無一語及商
湯者解者誤以聖人為商湯湯有天下不得謂之不當
世於是改易其文曰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牽
就其說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或
曰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不知聖人有明
德者聖人即謂弗父考父不必加之後二字也聖人即

德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襄二十四年傳僑且下文方言
其後何得亂其秩序邪以弗父考父為聖人者聖為明
德之通稱不專指大聖逸周書謚法篇曰稱善賦簡曰
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管子四時篇曰使能
人秦誓曰人之彥聖緇衣引君陳曰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小雅正月曰具曰予聖小旻曰或聖或否大雅板曰
靡聖管管齊語曰卑聖侮士越語曰聖人不出忠臣解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
和鄭元云聖通而先識也尚書洪範云睿作聖者通識
之名尚書又稱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詩弗父
稱人之齊聖皇父孔聖母氏聖善皆非大聖也
之讓考父之共其有明德如是得不謂之聖人乎固不
必商湯而後為聖也敘孔子之先而但及弗父考父者

舉其近者言之耳若欲舉其遠者則湯之先更有契爲
聖人不得以湯爲始也韓詩外傳曰受命者必以其祖
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曰孔
某命爾爲司寇彼敘孔子之先亦但及弗父而止是其
例也

官職不則

昭七年左傳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
同始異終何可常也杜解官職不則曰治官居職不一
法引之謹案則猶等也均也說文則等畫物也是則與
等同義管子七法篇曰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
變也謂之則呂氏春秋功名篇曰取則行鈞均鈞古是
字通是
則與均亦同義官職不則謂賢否不同也六物不同民
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也壹也類也則也皆謂
同也不同的不壹不類不則皆謂異也故曰同始異終也
杜訓則爲法而又云不一法以牽合上三句之義其失

也迂矣



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昭十年左傳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杜注曰既葬未卒哭
 故猶服斬衰引之謹案斬讀為慙慙焉者哀痛憂傷之
 貌晉語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是也慙
 之言慙也說文慙痛也小雅雨無正篇慙慙日瘳鄭箋
 曰慙慙憂之楚辭九辯慙悽增欷王逸注曰愴痛感動
 歎累息也古聲慙慙相近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傳潛
 作漸是其例矣杜不得其解而臆為之說非是

子母勤

祇取勤焉

十三年

傳

平王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犂櫟之田事畢

弗致既復王問犂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

王執其手曰子母勤姑歸家大人曰勤猶辱也以其降

服而對故曰子母辱成十七年晉厲公使辭于欒書中

行偃曰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語意與此相似正義曰言

子母以見使為勤勞失之矣定四年晉謀伐楚荀寅言

於范獻子曰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

亦謂祇取辱也昭十三年楚靈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

焉語意亦相似鄭注檀弓曰勤勞辱之事也成九年魯

卷

穆姜謂季文子曰大夫勤辱是勤與辱同義

曰義也夫 猶義也夫

昭十四年左傳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又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引之謹案曰當為由字之脫誤也

為由字之假借也

莊十四年傳猶有妖乎正義曰由有妖蛇而厲公得入乎古者

二字通用

家語正論篇載此猶正作由則曰字亦當作

由者脫一直畫耳由義行義也

孟子盡心篇曰居仁由義

言大義

滅親叔向能行大義故不為末減也再言由義也夫所以深歎美之雜記引孔子之言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

由文矣哉正與由義也夫之文相類又孔子贊禹曰禹

吾無閒然矣終又曰禹吾無閒然矣美顏回曰賢哉回

大字 又仲尼燕居論愛曰古之人也 古之人也

慶云禮記曰也 禮記曰也 禮記曰也

穆姜謂季文子曰大夫勤辱是勤與辱同義

曰義也夫 猶義也夫

昭十四年左傳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又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引之謹案曰當為由字之脫誤也

猶讀為由字之假借也

莊十四年傳猶有妖乎正義曰由有妖蛇而厲公得入乎古者

由猶二字

義得通用家語正論篇載此猶正作由則曰字亦當作

由寫者脫一直畫耳由義行義也

孟子盡心篇曰居仁由義

言大義

滅親叔向能行大義故不為末減也再言由義也夫所以深歎美之雜記引孔子之言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

由文矣哉正與由義也夫之文相類又孔子贊禹曰禹

吾無閒然矣終又曰禹吾無閒然矣美顏回曰賢哉回

又仲尼燕居論愛曰古之人也

又仲尼燕居論愛曰古之人也

也終又曰賢哉回也重言嗟歎是其例也杜注曰義也夫云於義未安注猶義也夫云以直傷義故重疑之失之矣服虔讀減為咸下屬為句亦不辭由義也夫乃孔子歎美之辭不得屬之眾人而云咸曰也王肅家語用左傳文而承誤作曰又沿服虔之解而以咸屬下讀於不為未下注曰未薄也於或曰非也義下注曰或左傳作咸也

非無賄之難 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

十六年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正義曰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家貧無賄不為難也立於職位而無善名是為身之大患言韓子當患無令名不空患家無賄也僑聞為國家者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事大國愛小國不為難也無禮以定其位是國之大患言鄭當患位不定不空患事晉之難也引之謹案正義以難為難易之難非也傳言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正義乃曰事大國愛小國不為難則遺卻不能二字矣今案

十年傳忠為令德其子弗能
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難亦
患也言高彊之所以及於罪
者患在不慎也正義曰言人
居其難可不謹慎亦失之

難亦患也韋注齊語曰患難也之是也言君子非無賄是患而無
令名是患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是患無禮以定其位
是患也襄二十四年傳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
患而無令名之難彼言無賄之患此言無賄之難彼言
無令名之難此言無令名之患是難即患也昭元年傳
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意亦與此同晉語愛糞土以毀
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是之不難言
是之不患也襄十七年傳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

札瘥天昏

昭十九年左傳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賈逵注曰短
折曰天未名曰昏家大人曰昏之言泯沒也皋陶謨下
民昏墊鄭注曰昏沒也傳曰寡君之二三臣若未名而
死不得謂之臣矣晉語曰晉侯將死矣君子失心鮮不
天昏晉侯亦非未名而死者也昭二十年傳所以天昏
孤疾者周語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義並同也

親戚爲戮

昭二十年左傳楚子執伍奢使召奢之子曰來吾免而
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
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家大人曰
親戚謂其父也錢少詹事史記攷異曰五帝紀堯二女
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正義云親戚謂父瞽
突後母弟象妹顛首等也案古人稱父母爲親戚大戴
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孟子盡心篇
人莫大焉也親戚君臣上下楚世家楚人皆憐之如悲
親戚猶言如喪考妣也孟嘗君列傳使使存問獻遺其

親戚亦謂其父母也正義兼弟妹言之非史公之旨家
大人曰錢說是也余請為之加證管子輕重乙篇曰其
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晏子外篇曰今為人子而離散其
親戚孝乎哉墨子兼愛篇曰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
託之節葬篇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者其親戚死朽其
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
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謂之登遐然後成
爲孝子非命篇曰內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
君長呂氏春秋遇合篇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

妾無能與居者恃君篇曰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
史記陸賈傳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皆
謂父母爲親戚也又案左傳親戚爲戮史記楚世家作
父戮管子九變篇親戚墳墓之所在小問篇作父母墳
墓之所在墨子天志上篇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
儆戒下篇作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賈子保傳篇無
恩於親戚大戴禮作無恩於父母此尤其明證也

大字

荀子議兵篇其意之我若父其
漢書法正作親若親

親戚為戮

莫者作其下厚為句言陽氣不克其積聚而為旱也其
 子莫字相似因誤而為莫其又記厚文化字宜將相王刊康心為
 莫宜旁人得小莫作其此其為莫亦必通用正大南篇北其化
 同今在基作莫此莫其為莫其而得亦必引傳又已作
 莫群林下品白莫莫爾不勝為積聚也此中其莫其其
 矣

無旱 將積 為不 留作 為旱 其字 注曰 共是

言簡之其下可通竹箕今本作其則箕之譌也隸書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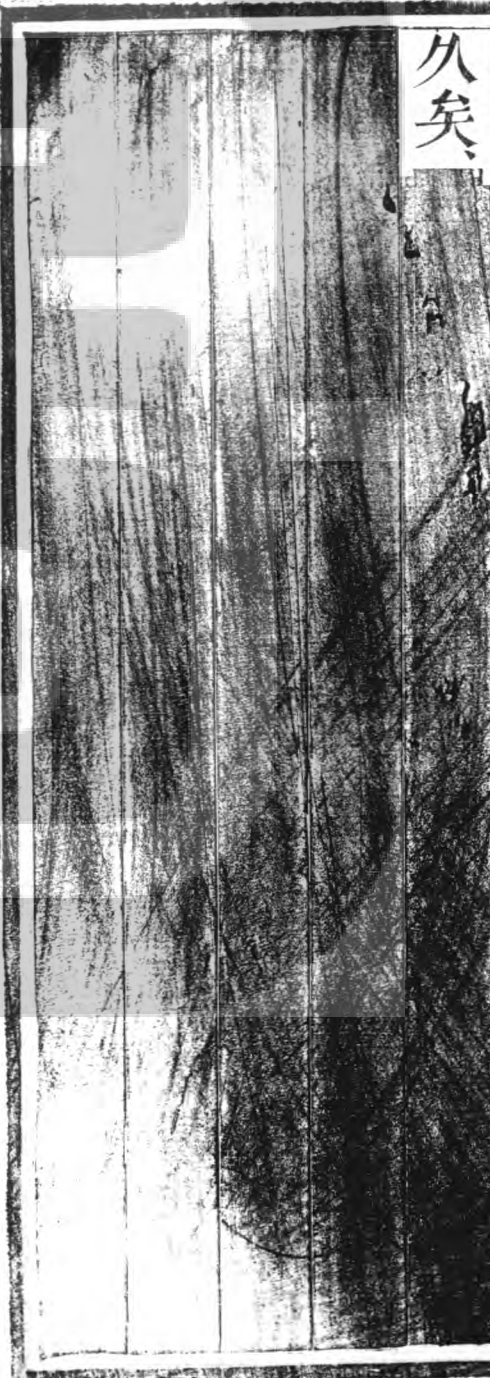
親戚為戮

莫

昭二十四年左傳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
 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杜注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
 聚釋文曰陽不克莫絕句引之謹案陽不克莫甚為不
 辭莫然不動之解亦為皮傳今案陽不克絕句莫當作
 箕箕即其字下屬為句言陽氣不克其將積聚而為旱
 也莊子外物篇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箕即其字
 也說文其籀文箕字明夷六五曲禮梁曰薊其鄭注曰
 箕子之明夷蜀才箕作其
 其辭也釋文其字又作箕周官大祝注引此作香其是
 語辭之其古亦通作箕今本作其則箕之譌也隸書從

小字
 史記龜策傳引
 此作得白龜圓五尺

竹之字或譌從艸故箕字或作箕曲禮薊其見上鄭語
志箕作其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槩孤箕服漢書五行
其先出自其子之苗其即箕字形與莫相似因譌而
為莫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折泉折泉水北至箕入淮今
本箕譌作莫是其證也而漢書五行志引傳文已作莫
蘇林注亦曰莫莫爾不勝為積聚也則此字之譌其來
久矣



以聞先王

昭二十六年左傳單劉贊私立少以聞先王杜注曰聞
錯先王之制引之謹案聞之言干也謂干犯先王之命
也昭二十年傳曰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先王之命即上文所云王后無

在太年御

以德德鈞以下是也襄十九年傳聞
諸侯下補綴也服虔注曰聞犯也是聞與干同義上

親部十二

覽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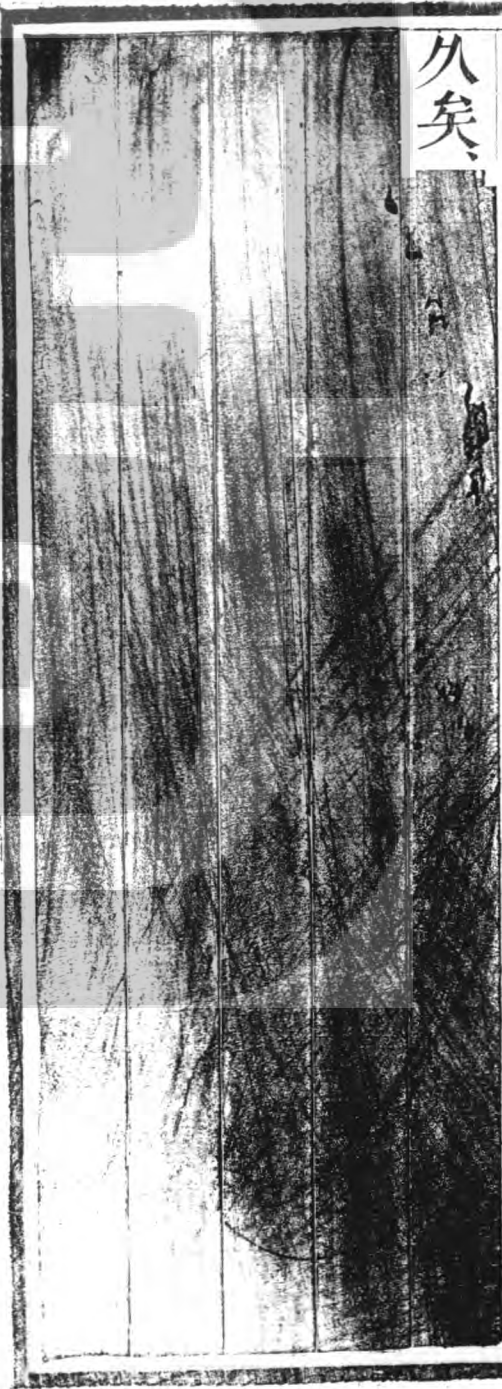
文曰王室具有聞王位謂干王位也昭三十一年傳曰

事襄十一年傳曰或聞茲命謂干茲命也襄三年傳曰

定四年傳曰管蔡啟商甚聞王室謂謀干王室也說見

室下哀二十年傳曰吳犯聞上國多矣謂犯干上國也

竹之字或譌從艸故箕字或作萁曲禮薊其見上鄭語
志箕作萁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麋弧箕服漢書五行
其先出自萁子之苗萁即箕字 形與莫相似因譌而
為莫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折泉折泉水北至箕入淮今
本箕譌作莫是其證也而漢書五行志引傳文已作莫
蘇林注亦曰莫莫爾不勝為積聚也則此字之譌其來
久矣



以閒先王

昭二十六年左傳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杜注曰閒
錯先王之制引之謹案閒之言干也謂干犯先王之命

也昭二十年傳曰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先王之命即上文所云王后無

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是也襄十九年傳閒

諸侯太平御覽引服虔注曰閒犯也是閒與干同義上

文曰王室其有閒王位謂干王位也昭三十一年傳曰

事襄十一年傳曰或閒茲命謂干茲命也襄三年傳曰

定四年傳曰管蔡啟商甚閒王室謂謀干王室也說見

閒王後甚哀二十年傳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謂犯干上國也

大
小
二
十

又
鴻烈

鄭語曰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韋注曰言更相犯聞也聞與干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聘禮記皮馬相聞鄭注曰古文聞作干是也



若為三師以肆焉

昭三十年左傳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杜注曰肆猶勞也釋文曰

肆本又作肆家大人曰作肆者本字作肆者借字也肆

古字通聘禮記為肆古文肆為肆周官小宗伯肆儀故書肆為肆玉藻肆束及帶肆讀為肆大雅皇

矣箋曰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案隱

九年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即所謂肆也文

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杜注曰肆暫往而還也

此傳曰若為三師以肆焉彼出則歸彼歸則出義竝相

同

北堂書鈔政術部引下文亟肆以罷之肆作肆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昭三十一年左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

絕句杜以夫字下屬為句失之

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杜解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曰有所謂有地也引之謹案所時也言名者人之所欲得也然有時有名而不如無名若邾黑肱之以地叛而書名是

也之十三戶公作專主黨詩是會今戶條可注曰黨所

言其時故曰也

在不在也

晉楚所以

知其國家言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昭三十一年左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

絕句杜以夫字下屬為句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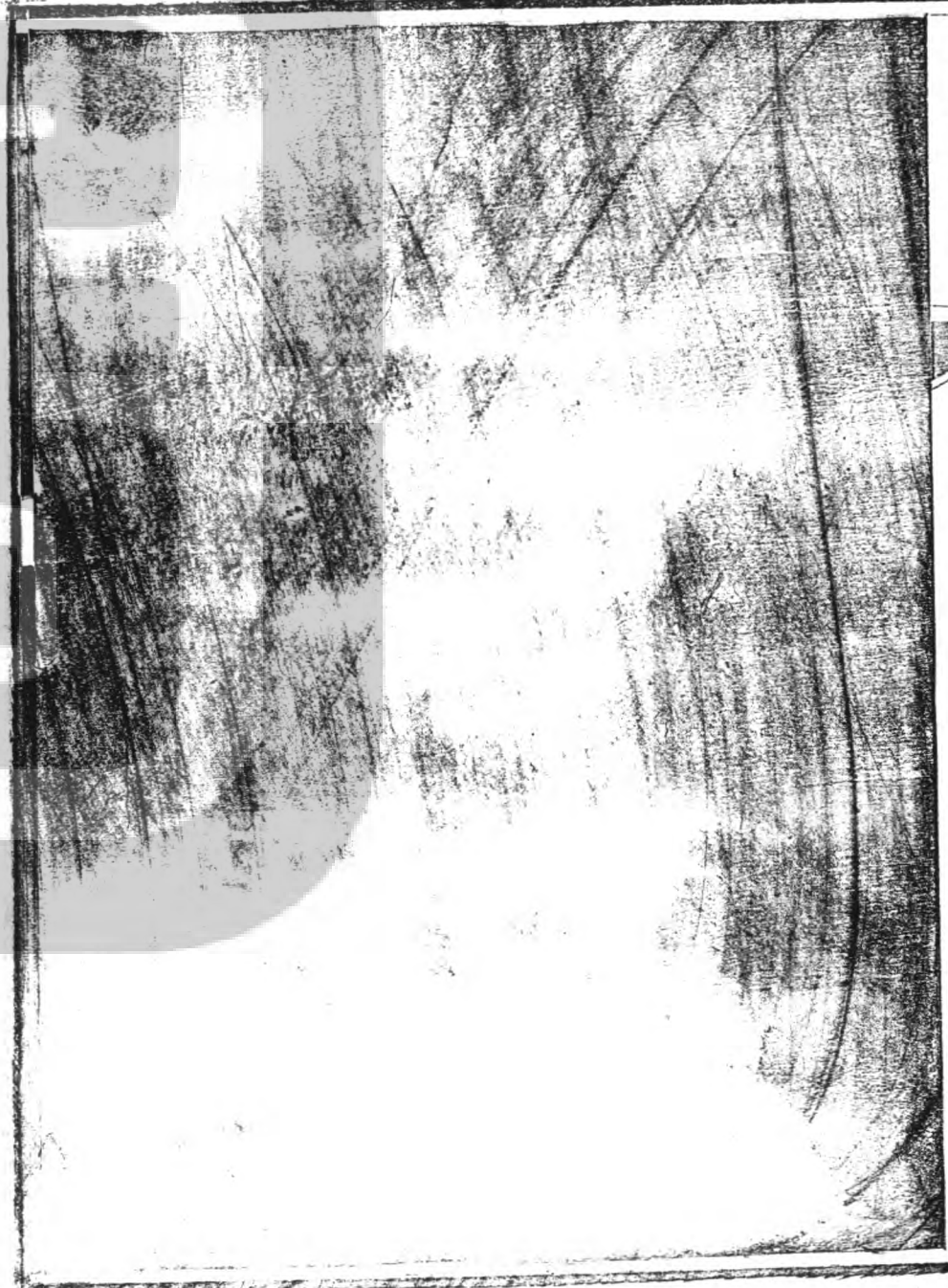
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杜解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曰有所謂有地也引之謹案所時也言名者人之所欲得也然有時有名而不如其已若邾黑肱之以地叛而書名是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于沓何注曰黨所也所猶時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言

晉楚時以兵威小國而後小國得以安靖也昭七年傳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言有時反其道以取順於民也三十年傳曰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墨子節用篇曰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此皆古人謂時爲所之證

不爲義疚

昭三十一年左傳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杜解不爲義疚曰疚病也見義則爲之引之董案不爲義疚當作不爲不義疚杜曲爲之說非也上曰終爲不義下文曰懲不義也又曰作而不義文皆相承此處脫一不字耳昭二十年傳曰君子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語意略與此同

不爲利回不爲
義疚



魯君世從其失

昭三十二年左傳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釋文從子用反失字無音家大人曰失讀為佚

佚字

又作逸

佚與勤正相反言魯君世縱其佚以失民季氏世

脩其勤以得民也古多以失為佚

見九經古義

少帛

定四年傳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茂旃旌賈逵注曰少帛

雜帛也見史記衛世家集解杜預注同正義曰周禮司常云通帛

為旃雜帛為物鄭元云通帛謂大赤無飾雜帛者以帛

素飾其側大赤是通帛知少帛是雜帛也引之謹案雜

帛者謂其帛色赤白相雜也雜與少不同義不得以少

帛為雜帛且雜帛為物物是旗名而雜帛則非旗名可

謂之物不可謂之雜帛亦不可謂之少帛猶之通帛為

旃可謂之旃不可謂之通帛也今案少帛蓋即小白逸

周書克殷篇縣諸小白孔晁注曰小白旗名齊桓公名

小白蓋以旗為名若齊大夫欒施字子旗孔子弟子榮旂字子旗之類也少與小帛與白古字竝通玉藻大帛帛當為白閔二年左傳大帛之冠雜記注引作大白小雅六月白旆央央孫炎爾雅注引作帛旆英英是白與帛通少小之通書傳甚多不煩枚舉
子思之子名白漢書孔光傳作帛

基閒王室

定四年左傳管蔡啟商基閒王室杜注曰基毒也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正義曰基毒閒亂賈逵云然是相傳訓也引之謹案毒亂之語不辭基讀為基基謀也閒犯也說見前以謂謀犯王室也爾雅曰基閒先王下謀也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鄭注以基為謀是也于東國洛作基者假借字耳

大牙佳是也下

廣韻基教也一曰謀也訓基為教本於宣十二年傳楚人基之脫局注訓基為謀疑即此傳舊注也廣韻玉篇基謀也廣韻基謀也謀基基古聲義並同

以約為利

鑪金初官於子期氏今本鑪為作鑪據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

以約為利杜注曰此約謂要言也引之謹案杜以上文

乘人之約為乘人之窮困故別之曰此約謂要言也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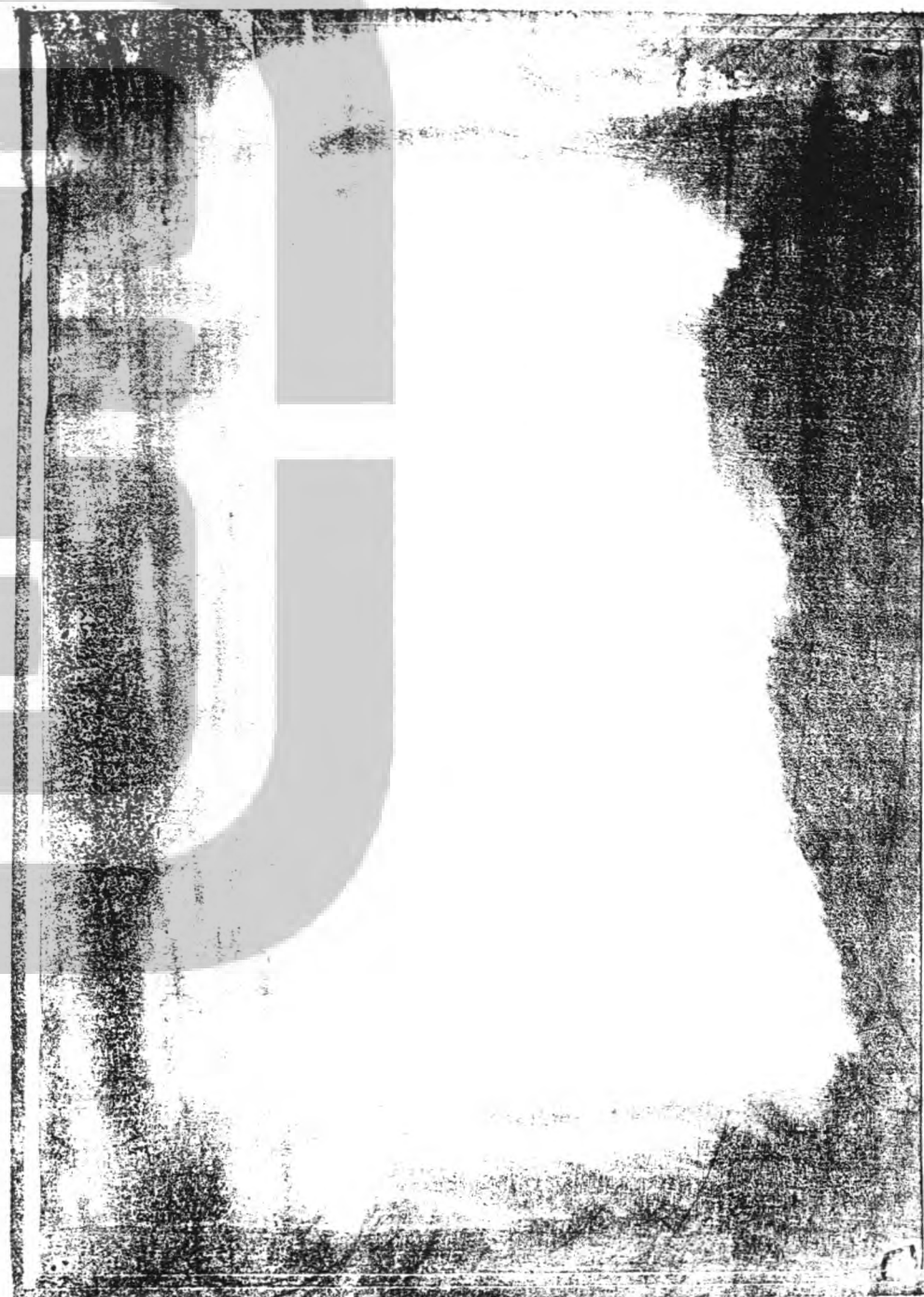
實約與利相對為文仍謂窮困耳昭二十八年傳居利

思義在約思純約與利亦相對言因楚子窮困而得見

則是以約為利也檀弓曰父歿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文

義與此相似陸粲左傳附注曰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

以為利此說是也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哀十四年傳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注曰車子微者

鉏商名正義引服虔曰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又

引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曰車士將車

者也子姓鉏商名引之謹案服以車爲車士是也聘禮

記肪肉及廢車鄭注曰廢廢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

車馬之官也則主車之人卽謂之車哀六年傳有鮑子

之臣差車鮑點杜彼注曰差車主車之官此傳曰叔孫

氏之車蓋叔孫氏之差車也元和姓纂殷湯子姓引風

俗通義曰左傳有子鉏商蓋亦謂車爲車士故以子屬

晉語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章注曰車車僕也

下讀是服說長於杜矣而未盡也。春秋時婦人稱姓，男子則稱氏族，以子為姓，非也。今案子鉏，蓋其氏商，其名也。傳凡言子儀、克子越椒之類，上二字皆字也。子服何子人九之類，上二字皆以先世之字為氏也。成十六年及哀五年傳皆有公子鉏，定八年傳有籍邱子鉏，是春秋時多以鉏為名字。今此子鉏，知非字者，古人名字相應，鉏與商不相应故也。廣韻鉏字注曰：又姓。左傳有鉏麇，是春秋時有以鉏為氏者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子鉏商，是子屬下讀之明證也。易林訟之同人，子鉏執麟，春秋作經，是子鉏連讀之明證也。

公戟其手

哀二十五年左傳：褚師出，公戟其手。杜注曰：抵徙手，屈肘如戟形。家大人曰：說文：𠄎，持也。象手有所𠄎據也。讀若戟。史記呂后紀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徐廣曰：據音戟。漢書五行志作搯。顏師古曰：搯謂揭持之也。史記孫子傳曰：救鬪者不搏搯，然則戟其手者，謂揭持其手也。字本作𠄎，其作戟作據者，皆假借字耳。非以其屈肘如戟形而謂之戟也。

Large, faint watermark or stamp,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EAST" or similar, oriented vertically.



